# 經學歷史

# 經學歷史

善化皮錫瑞

## 經學開闢時代

凡學不攷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古來國運有盛衰經學亦有盛衰國統有分合經學亦有分合歷史具在可明徵也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爲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旣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史遷揚雄王充皆止云文王重卦不云作卦辭）亦如連山歸藏止爲卜筮之用而已連山歸藏不得爲經則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爲經矣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亦如晉乘楚檮杌止爲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檮杌不得爲經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爲經矣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

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爲法戒周禮出山巖屋壁漢人以爲瀆亂不驗又以爲六國時人作未必眞出周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爲三百篇刪書爲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史記周本紀不言文王作卦辭魯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辭則卦辭爻辭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闡發義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爲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爲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爲記事之書此二經爲孔子所作義尤顯著漢初舊說分明不誤東漢以後始疑所不當疑疑易有益取諸益蓋取諸噬嗑謂重卦當在神農前疑易有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謂卦爻辭爲文王作疑爻辭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謂非

文王所作而當分屬周公於是周易一經不得爲孔子作孔疏乃謂文王周公所作爲經孔子所作爲傳矣疑左氏傳韓宣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謂周公作春秋於是春秋一經不得爲孔子作杜預乃謂周公所作爲舊例孔子所修爲新例矣或又疑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周禮儀禮並出周公則孔子並未作一書章學誠乃謂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爲萬世之準則後之爲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爲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卽在所作六經之內故孔子爲萬

世師表六經卽萬世教科書惟漢人知孔子維世立教之義故謂孔子爲漢定道爲漢制作當時儒者尊信六經之學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爲宏亮洪業贊揚迪哲之用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蓺以上雖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未能盡行孔教而通經致用人才已爲後世之所莫逮蓋孔子之以六經教萬世者稍用其學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漢以後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虛名不知其所以教萬世者安在其崇經學亦祇爲故事不實行其學以治世特以爲歷代相承莫之敢廢而已由是古義茫昧聖學榛蕪孔子所作之易以爲止有十翼則孔子於易不過爲經作傳如後世箋注家陳摶又雜以道家之圖書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於孔子之上而易義大亂矣孔子所定之詩書以爲並無義例則孔子於詩書不過如昭明之文選姚鉉之唐

文粹編輯一過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詩疑書疑恣意刪改使無完膚而詩書大亂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爲本周公之凡例則孔子於春秋不過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本三國志鈔錄一過稍有增損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襃貶概以爲闕文疑義王安石乃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而春秋幾廢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經教萬世之旨不信漢人之說橫生臆見詆毀先儒始於疑經漸至非聖或尊周公以壓孔子（如杜預之說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壓孔子（如宋人之說易是）孔子手定之經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經爲孔子手定而屬之他人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必以經爲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

孔子以前未有經名而已有經說具見於左氏內外傳內傳所載

元亨利貞之解黃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書數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傳之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或釋詩或徵禮詳見王應麟困學紀聞非但比漢儒故訓爲古且出孔子刪訂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盡信穆姜明隨卦之義何與文言盡符季札在正樂之前豈能雅頌得所困學紀聞引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二條云左氏粗聞聖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見左氏昭十二年周禮外史掌三墳五典之書鄭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據此則三墳五典乃書之類僞孔安國尚書傳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其解三墳五典本於鄭注八索九邱本於馬融據其說則八索乃易之類皆無明據可不深究今所傳惟帝典伏生傳尚書止有堯典而舜典即在內蓋

二帝合爲一書故大學稱帝典而宋人僞作三墳書若夫伏羲十言義著消息神農並耕說傳古初黃帝顓頊之道具在丹書少皞紀官之名創於白帝洪荒已遠文獻無徵有裨博聞無關閎旨惟伏羲什言之教於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鄭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說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敎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敎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修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案應氏之說近是而未盡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見史記周本紀而不云作卦辭魯周公世家亦無作爻辭事蓋無文辭故不可以敎士若當時已有卦

爻辭則如後世御纂欽定之書必須學官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春秋國史相傳據事直書有文無義故亦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褒貶筆削之例如朱子綱目有發明書法亦可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無作春秋凡例之事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漢人以爲詩書皆孔子所定而易與春秋更無論矣

孔子出而有經之名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詩書禮

樂易春秋爲六經然篇名經解而孔子口中無經字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孔子始明言經或當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爲經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經典釋文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三說不同皆可爲孔子時正名爲經之證經名正而惟皇建極羣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衆星無非拱向矣龔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如龔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猶惑於劉歆杜預之說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之義也

六經之外有孝經亦稱經孝經緯鉤命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孔子已名其書爲孝經其所以稱經者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鄭注孝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鄭注中庸大經大本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漢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經並稱史晨奉祀孔子廟碑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葢以詩書易禮爲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經乃孔子所作也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鄭說是孝經視諸經爲最要故稱經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經傳是作傳者亦視諸經爲先與子夏易傳同時矣二書藝文志皆不載

刪定六經之旨見於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

廢詩書鈌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睢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據此則孔

子刪定六經書與禮相通詩與樂相通而禮樂又相通詩書禮樂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藝止七十二人則孔門設教猶樂正四術之遺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而解說獨詳葢推重孔子

作春秋之功比刪訂諸經爲尤大與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說春秋大義亦與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據魯親周故殷之義則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說未可非矣知有繩當世貶損之文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足信矣知有後世知邱罪邱之言則知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者尤大謬矣程子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切中漢以後說春秋之失

## 經學流傳時代

經名昉自孔子經學傳於孔門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陶潛聖賢羣輔錄云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靜精微之儒諸儒學皆不傳無從攷其家法可攷者惟卜氏子夏洪邁容齋隨筆云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

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朱彝尊經義考云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韓非子言八儒有顏氏孔門弟子顏氏有八未必卽是子淵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漢志儒家今亡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然則坊記表記緇衣之子言之子曰或卽子思子之言故中有引論語一條後人以此疑非孔子之言僻此可無疑矣諸篇引易書詩春秋皆可取證古義劉瓛以緇衣爲公孫尼子所作沈約以樂記取公孫尼子或卽八儒之公孫氏歟

曾子十八篇漢志列儒家今存十篇於大戴禮記中曾子立事弟一曾子本孝弟二曾子立孝弟三曾子大孝弟四曾子事父母弟五曾子制言上弟六曾子制言中弟七曾子制言下弟八曾子疾病弟九曾子天員弟十中引經義皆極純正天員篇尤足見大賢之學無不通云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據曾子說謂員謂方謂其道非謂其形方員同積員者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爲天所揜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體亦員與地球之說合周髀算經黃帝內經皆言地員非發自西人也

史記儒林傳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今攷其書實於春秋之

學尤深如云春秋天子之事其義則邱竊取之類皆微言大義惜
孟子春秋之學不傳羣輔錄云樂正氏傳春秋不知卽孟子弟子
樂正克否其學亦無可攷惟荀卿傳經之功甚鉅釋文序錄毛詩
一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則毛詩爲荀子所傳漢書楚元王交
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之門
人魯詩出於申公則魯詩亦荀子所傳韓詩今存外傳引荀子以
說詩者四十有四則韓詩亦與荀子合序錄左邱明作傳以授曾
申申傳衞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
傳同郡荀卿則左氏春秋荀子所傳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
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申公爲荀卿再傳弟子則穀梁春秋亦荀子
所傳大戴曾子立事篇載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
問鄉飲酒義篇載荀子禮論樂論篇文則二戴之禮亦荀子所傳

劉向稱荀卿善爲易其義略見非相大略二篇是荀子能傳易詩

禮樂春秋漢初傳其學者極盛

五三六經載籍見司馬相如封禪書五三謂五帝三王定自尼山七十二子支流分

於戰國馯臂子弓之傳易實授蘭陵荀子書稱仲尼子弓或即傳易之馯臂子弓高行

孟仲之言詩傳毛詩之高行子孟仲子當即孟子書所載者或師鄒嶧王制在赧王之後

說本鄭君周官爲六國之書論原何氏凡今古學之兩大派皆魯

東家之三四傳王制爲今學大宗周官爲古學大宗鄭君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爲殷制周官爲周制調停其說

雖云枝葉扶疏實亦波瀾莫二是以文侯貴顯能言大學明堂蒙

吏荒唐解道詩書禮樂秦廷議禮援天子七廟之文見秦始皇本紀汲冢

紀年仿春秋一王之法良由祖龍肆虐博士尙守遺書獲麟成編

西河能傳舊史當時環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嶇戎馬之間展轉縱

橫之際惜年代緜邈姓氏湮淪如公羊有沈子司馬子北宮子魯

子高子六人穀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獨抱遺經有功後學者墨子之引書傳每異孔門呂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其時九流競勝諸子爭鳴雖有古籍留遺並非尼山手訂引書間出百篇之外引詩或在三千之中但可臚爲異聞不當執證經義萬章之問井廩難補舜典逸文鄭君之注南風不取尸子雜說誣伊尹以娶戮據周公之出奔疑於處士橫議之詞流俗傳聞之誤雖魏史出安釐之世蒙恬見未焚之書而義異常經說難憑信此其授受本別參商惜乎辭闢未經鄒孟宜有別裁之識乃無泥古之譏竹書所云堯幽囚益干啟位太甲殺伊尹與咸邱蒙之說何異蒙恬言周公奔楚亦戰國人之說恬非經師雖古不足信也秦政晚謬乃致燔燒漢高宏規未遑庠序而叔孫生伏生皆博士故官杜田生申公亦先朝舊學摭拾秦灰之後寶藏漢壁之先豈但禮器歸陳弦歌懷魯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漢興去聖帝明王

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時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案歆欲興古文故極詆今學所說不無過當而亦可見漢初傳經之苦心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定得稱為經如釋家

以佛所說爲經禪師所說爲律論也易之繫辭禮之喪服附經最早而史記稱繫辭爲傳以繫辭乃弟子作義主釋經不使與正經相混也喪服傳子夏作義主釋禮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論語記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於弟子撰定故亦但名爲傳漢人引論語多稱傳孝經雖名爲經而漢人引之亦稱傳以不在六藝之中也漢人以樂經亡但立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後增論語爲六又增孝經爲七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皆不知經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爲經也易之繫辭卽卦爻辭今之繫辭乃繫辭傳蓋商瞿諸人所作故其中明引子曰釋文王書本有傳字史記引繫辭謂之易大傳

經學昌明時代

史記儒林傳曰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申公傳曰申公者魯人也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轅固生傳曰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韓嬰傳曰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其歸一也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傳言詩止有魯齊韓三家而無毛詩伏生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

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敎矣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傳言尚書止有伏生雖及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國作傳高堂生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傳言禮止有儀禮而無周官田何傳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傳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傳言易止有楊何而無費氏古文董仲舒傳

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興至於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傳曰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齊之爲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瑕邱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傳言春秋唯公羊董胡二家略及穀梁而不言左氏史遷當時蓋未有毛詩古文尚書周官左氏諸古文家也經學至漢武始昌明而漢武時之經學爲最純正

困學紀聞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以詩爲博士五經列於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併詩爲五也案史記儒林

傳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則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詩一經矣特至武帝五經博士始備此昌明經學一大事而史記不載但云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宏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漢世明經取士之盛典亦後世明經取士之權輿史稱之曰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方苞謂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誘以利祿儒之途通而其道亡案方氏持論雖高而三代以下旣不尊師如漢武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

公己屬曠世一見之事欲興經學非導以利祿不可古今選舉人才之法至此一變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

劉歆稱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自建元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據儒林傳贊書禮易春秋四經各止一家惟詩之魯齊韓則漢初已分申公轅固韓嬰漢初已皆爲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學非一師詩分立魯齊韓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後五經博士分爲十四易立施孟梁邱京四博士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博士詩立魯齊韓三博士禮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嚴顏二博士共爲十四後漢儒林傳云詩齊魯韓毛則不止十四而數其十五矣儒林傳明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是漢時毛詩不立學日知錄以爲衍一毛字攷訂甚確漢人治經各守家法博士教授專主一家而諸家中惟魯齊韓詩本不

同師必應分立若施讎孟喜梁邱賀同師田王孫大小夏侯同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同師伏生夏侯勝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聖同師后倉嚴彭祖顏安樂同師眭孟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顓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卽不用師法之嚴如此而攷其分立博士則有不可解者漢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獨守遺經不參異說法至善也書傳於伏生伏生傳歐陽立歐陽已足矣二夏侯出張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學同不必別立其學不同是背師說尤不應別立也試舉書之二事證之伏生大傳以大麓爲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記以爲山林用歐陽說漢書于定國傳以爲大錄用大夏侯說是大夏侯背師說矣伏生大傳以孟侯爲迎侯白虎通朝聘篇用之而漢書地

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用小夏侯說是小夏侯背師說矣小夏侯乃大夏侯從子從之受學而謂大夏侯疏略難應敵大夏侯亦謂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異於大夏侯大夏侯又求異於歐陽不守師傳法當嚴禁而反爲之分立博士非所謂大道多歧亡羊者乎史記云言易者本於楊何立易楊己足矣施孟梁邱師田王孫三人學同何分顓門學如不同必有背師說者乃明知孟喜改師法不用後又爲立博士此何說也京房受易焦延壽而託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爲非而亦爲立博士又何說也施孟梁邱今不可攷惟京氏猶存其略飛伏世應多近術數是皆立所不當立者二戴嚴顏不當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廢也寧過而存之漢書儒林傳贊曰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案二說於漢立博士敘述略同施孟梁邱先後少異劉歆欲立古文諸經故以增置博士爲例然義已相反安可並置既知其過又何必存與其過存無寧過廢强詞飾說宜博士不肯置對也博士於宣元之增置未嘗執爭獨於歆所議立力爭不聽蓋以諸家同屬今文雖有小異尚不若古文乖異之甚然防微杜漸當時已少深慮范升謂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

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據范氏說可見漢時之爭請立學者所見甚陋各懷其私一家增置餘家怨望有深慮者當豫絕其萌而不可輕開其端矣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王莽劉歆所爲尤不足論光武興皆罷之此數經終漢世不立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後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如趙氏言則漢初四經已立學矣後世以此四經並列爲十三經或卽趙氏之言啟之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既云具官豈復增置五經未備何及傳記漢人皆無此說惟劉歆移博士書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之語趙氏此說當卽本於劉歆恐非實錄

劉歆移博士書又曰魯共王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

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而詆博士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案此乃前漢經師不信古文之明證也以尚書爲備卽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疑北斗字誤與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尚書百篇其序略見史記伏生傳篇止二十九漢人以爲卽此已足故有配斗與二十八宿之說若逸書十六篇其目見於馬鄭所傳絕無師說馬鄭本出杜林未知卽劉歆所云孔壁古文否僞孔篇目與馬鄭又不符其僞更不待辨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卽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是也釋文序錄左邱明作傳授曾申遞傳至張蒼賈誼傳授如此分明何得謂相傳無人而范升云云足見序錄乃後出之說漢人所未見也史記稱左氏春秋不稱春秋左氏傳葢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別爲一書不依傍聖經漢書劉歆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據歆傳劉歆以前左氏傳文本不解經故博士以爲左氏不傳春秋近人劉逢祿以爲左氏凡例書法皆劉歆竄入者由史漢之說推之也漢書藝文志曰魯共王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據此則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禮尚書并有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明見藝文志志於禮但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當作十七篇即今儀禮）記百三十一篇無禮記而今之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志云禮記即禮古經與記儀禮有今古文之別鄭注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鄭以古論語校魯論見經典釋文云魯讀某爲某今從古孝經古孔氏許愼嘗遣子沖上說文並上其古文說桓譚新論以爲今異者四百餘字其書亡不可攷隋劉炫僞作古文孝經唐宋人

多惑之淺人但見古文二字卽爲所震不敢置議不知前漢經師並不信古文也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於文字之異今文者今所謂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謂籀書世所傳岐陽石鼓及說文所載古文是也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籀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猶今人之於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凡文字必人人盡識方可以教初學許愼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爲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尚書之古今文字而

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云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爲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許愼五經異義有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春秋左氏說今春秋公羊說古孝經說今孝經說皆分別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說解亦異矣

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當時之書惜多散失傳於今者惟伏生

尙書大傳多存古禮與王制相出入解書義爲最古董子春秋繁露發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於天人性命之學韓詩僅存外傳推演詩人之旨足以證明古義學者先讀三書深思其旨乃知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將欲通經致用先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之學如劉歆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學出劉歆而古文訓詁之流弊先爲劉歆所譏則後世破碎支離之學又歆所不取者

太史公書成於漢武帝時經學初昌明極純正時代閒及經學皆可信據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則以序卦雜卦爲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於羑里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則以爲伏羲重卦又以爲神農以爲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則二十九篇外無師傳矣其引書義以大麓爲山麓旋機玉衡爲

北斗文祖爲堯太祖丹朱爲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實爲衍文般庚作於小辛之時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爲居攝時作金縢在周公薨後文侯之命乃命晉重魯公費誓初代守國凡此故實具有明徵則後人臆解尙書變亂事實者皆非矣云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則朱子以爲淫人自言王柏以爲雜有鄭衞者非矣旣云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本魯詩以關雎鹿鳴爲陳古刺今則毛鄭以下皆以關雎屬文王又以爲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頌則毛鄭以爲正考父得商頌於周太師非矣云春秋筆削子夏不能贊一辭則杜預以爲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於後別出魯君子左邱明云云則知邱明不在弟子之列

亦未嘗口受傳指荀崧以爲孔子作春秋卽明造滕親受者非矣
荀悅申鑒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眞本經
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而皆自謂眞本說案今古文皆述
聖經尊孔教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而其後古文家之横決則
有不可訓者左氏昭二年傳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魯春秋卽
孟子與乘檮杌並稱者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旣無其義不必
深究而杜預據此孤證遂以傳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書不書先
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爲孔子新例如此則周公之例多
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奪尼山之筆削上獻先君
飾冢宰之文章下誣後聖故唐時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孔
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而專太牢之祭劉知幾史通惑經申左極

詆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詳非聖無法並由此等謬說啟之孔疏云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此則杜預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陸湻曰按其傳例云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駮難極明杜之謬說不待辨矣若易象則伏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繫辭故曰易歷三聖而鄭衆賈逵馬融等皆以爲周公作爻辭或亦據韓宣子之說與易歷三聖不合矣劉歆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禮一書遂巍然爲古文大宗與今文抗衡周公亦遂與孔子抗衡且駕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六經皆孔子手訂無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筆自孟子及兩漢諸儒皆無異辭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引孔子其義竊取之言繼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足見孔子功繼羣聖全在春秋一書尊孔子者必遵前漢最初之古義勿惑於後起之歧說與其信杜預之言降孔子於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繼禹周公之功也

# 經學極盛時代

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爲極盛時代其所以極盛者漢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孫宏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元帝尤好儒生韋匡貢薛竝致輔相自後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青紫拾芥之語車服稽古之榮黃金滿籯不如敎子一經以累世之通顯動一時之羨慕後漢桓氏代爲師傅楊氏世作三公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經學所以極盛者此其一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昭帝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乙丙科爲郎中太子舍人文學掌故後世生員科舉之法實本於此經生卽不

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人爲古來未有之盛事經學所以極盛者又其一

漢崇經術實能見之施行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孔教已定於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專重儒葢寬饒謂以法律爲詩書不盡用經術也元成以後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皇帝詔書羣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爲據依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爲斷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移易風化號爲以經術飾吏事漢治近古實由於此葢其時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藝者也後世取士偏重文辭不明經義爲官專守律例不引儒書既不用經學而徒存其名且疑經學爲無用而欲並去其實觀兩漢之已事可以發思古之幽情孔子道在六經本以垂教萬世惟漢專崇經術猶能實行孔教雖春秋太平之義禮運大同之象尙有未逮而三

代後政教之盛風化之美無有如兩漢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經之效已有明徵若能舉太平之義大同之象而實行之不益見元聖綴學立制眞神明之式哉此顧炎武所云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

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皆齊學也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學而其旨略同當時儒者以爲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易神道設教之旨漢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時人主方崇經術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詔罪己或責免三公雖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尙有君臣交儆遺意此亦漢時實行孔教之一證後世不明此義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於是天

變不足畏之說出矣近西法入中國日食星變皆可豫測信之者以爲不應附會災祥然則孔子春秋所書日食星變豈無意乎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人也

漢儒言災異實有徵驗如昌邑王時夏侯勝以爲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而應在霍光昭帝時眭孟以爲有匹夫爲天子者而應在宣帝成帝時夏賀良以爲漢有再受命之祥而應在光武王莽時讖云劉秀當爲天子尤爲顯證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讖緯五經之義皆以讖決賈逵以此興左氏曹襃以此定漢禮於是五經爲外學七緯爲內學遂成一代風氣光武非愚闇妄信者實以身試有驗之故天人本不相遠至誠可以前知解此則不必非光武亦不必非董劉何鄭矣且緯與讖有別孔穎達以爲緯候之書僞起哀平其實不然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是出秦本紀云亡

秦者胡也明年祖龍死皆讖文圖讖本方士之書與經義不相涉漢儒增益祕緯乃以讖文牵合經義其合於經義者近純其涉於讖文者多駁故緯純駁互見未可一概詆之其中多漢儒說經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緯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書緯夏以十三月爲正云云出樂緯後世解經不能不引三綱大義名教所尊而經無明文出禮緯含文嘉馬融注論語引之朱子注亦引之豈得謂緯書皆邪說乎歐陽修不信祥異請刪五經注疏所引讖緯幸當時無從其說者從其說將使注疏無完書其後魏了翁編五經要義略同歐陽之說多去實證而取空言當時若刪注疏其去取必如五經要義浮詞無實古義盡亡卽惠戴諸公起於

國朝亦難乎其爲力矣

觀漢世經學之盛衰而有感焉後漢書儒林傳曰光武中興愛好

經術建武五年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案永平之際重熙累洽千載一時後世莫逮至安帝以後博士倚席不講順帝更修黌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古來太學人才之多未有多於此者而范蔚宗論之曰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是漢儒風之衰由於經術不重經術不重而人才徒侈其衆多實學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極盛於

是游談起太學而黨禍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實自疏章句尙浮華者啟之觀漢之所以盛與所以衰皆由經學之盛衰爲之樞紐然則立學必先尊經不尊經者必多流弊後世之立學者可以鑑矣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以經義爲本後世右文之主不過與其臣宴飲賦詩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講經議禮者惟漢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爲曠世一見之典石渠議奏今亡僅略見於杜佑通典白虎通義猶存四卷集今學之大成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稍窺崖略 國朝陳立爲作疏證治今學者當奉爲瓌寶矣章帝時已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義

宋古文說絕少以諸儒楊終魯恭李育魏應皆今學大師也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晩學咸取則焉尤爲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攷見漢時經文惜六朝以後漸散亡僅存一千九百餘字於宋洪氏隸釋有魯詩小夏矦尚書儀禮公羊春秋魯論語蓋合易爲六經而五經外增論語公羊春秋有傳無經漢時立學官本如此宋蓬萊閣刻石又壞今江西南昌浙江紹興兩府學重刻止有六百七十五字與世傳古文經字多不同漢石經是隸書非魏三體石經是立於太學門外非鴻都門前人說者多誤詳見杭世駿石經攷異爲登府石經補考

王充論衡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

作垂遺於漢案王仲任以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此用公羊春秋說也韓勑碑云孔子近聖爲漢定道史晨碑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歐陽修以漢儒爲狹陋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不知聖經本爲後世立法雖不專爲漢而繼周者漢去秦閏位不計則以聖經爲漢制作固無不可且在漢當言漢推崇當代卽以推崇先聖如歐陽修生於宋宋尊孔子之教讀孔子之經卽謂聖經爲宋制法亦無不可今人生於　大清大清尊孔子之教讀孔子之經卽謂聖經爲清制法亦無不可歐公之言何拘閡之甚乎漢經學所以盛正以聖經爲漢制作故得人主尊崇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實聖經通行萬世之公理或疑獲麟制作出自讖緯家言赤鳥端門事近荒唐詞亦鄙俚公羊傳並無明說何休不應載入解詁然觀左氏傳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插注此辭將以媚世明帝

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欲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說耳據疏是後漢尙讖記不引讖記人不尊經而左氏家增竄傳文公羊家但存其說於注則公羊家引讖之罪視左氏家當末減矣

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攷其行前漢匡張孔馬皆以經師居相位而無所匡救光武有鑒於此故舉逸民賓處士褒崇節義尊經必尊其能實行經義之人後漢三公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諸人守正不阿視前漢匡張孔馬大有薰蕕之別儒林傳中所載如戴憑孫期宋登楊倫伏恭等立身皆可有觀范蔚宗論之以爲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

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顧炎武以范氏爲知言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然則國家尊經重學非直肅清風化抑可搘拄衰微無識者以爲經學無益而欲去之觀於後漢之時當不至如秦王謂儒無益人國矣

後漢經學盛於前漢者有二事一則前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經學初興藏書始出且有或爲雅或爲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兼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爲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更絕無僅有矣後漢則尹敏習歐陽尙書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何休精研六經許愼五經無雙蔡元學通五經此其盛於前漢者一也一則前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釆未彰鼓

文志所載者說各止一二篇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爲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存外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今無傳者後漢則周防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及詩解又撰禮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萬言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厤神淵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訓注孝經論語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許愼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賈逵集古文尙書同異三卷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幷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此其盛於前漢者二也風氣益開性靈漸啟其過於前人之質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質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至鄭君出而徧注諸經立言百萬

集漢學之大成

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案經學之盛由於祿利孟堅一語道破在上者欲持一術以聳動天下未有不導以祿利而翕然從之者漢遵王制之法以經術造士視唐宋科舉尙文辭者爲遠勝矣大師眾至千餘人前漢末已稱盛而後漢書所載張興著錄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教授數千人魏應丁恭弟子著錄數千人姜肱就學者三千餘人曹曾門徒三千人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比前漢爲尤盛所以如此盛者漢人無無師之學訓詁句讀皆由口授非若後世之書音訓備具可視簡而誦也書皆竹簡得之

甚難若不從師無從寫錄非若後世之書購買極易可兼兩而載也負笈雲集職此之由至一師能教千萬人必由高足弟子傳授有如鄭康成在馬季長門下三年不得見者則著錄之人不必皆親受業之人矣

孟堅云大師眾至千餘人學誠盛矣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則漢之經學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孟堅於蓺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蓺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蓺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案兩漢經學盛衰之故孟堅數語盡之凡學有用則盛無用則衰存

大體玩經文則有用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無用有用則爲人崇尙而學盛無用則爲人詬病而學衰漢初申公詩訓疑者弗傳丁將軍易說僅舉大誼正所謂存大體玩經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離漸成無用之學豈不惜哉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說五字至二三萬言皆指秦恭言之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漢書云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文增師法至百萬言延君近君是一人其學出小夏侯小夏侯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譏其破碎是小夏侯本碎義逃難之學恭增師法益以支蔓故愚以爲如小夏侯者皆不當立學也

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

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邱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邱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者也施孟梁邱已不必分況張彭翟白以下乎後漢書儒林傳云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宦者蔡倫傳云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讎家法是博士各守家法也質帝紀云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是明經必守家法也左雄傳云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孝廉必守家法也徐防傳防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

實選本意漢時不修家法之戒蓋極嚴矣然師法別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顓家如幹既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孫孫又生孫雲礽曠遠漸忘其祖是末師而非往古用後說而舍先傳微言大義之乖即自源遠末分始矣

凡事有見爲極盛實則盛極而衰象見者如後漢師法之下復分家法今文之外別立古文似乎廣學甄微大有裨於經義實則矜奇炫博大爲經義之蠹師說下復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也今文外別立古文此范升所謂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也蓋凡學皆貴求新惟經學必專守舊經作於大聖傳自古賢先儒口授其文後學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說世世遞嬗師師相承謹守訓辭毋得改易如是則經旨

不雜而聖敎易明矣若必各務捓獲苟異先儒騁怪奇以釣名恣穿鑿以標異是乃決科之法發策之文侮慢聖言乖違經義後人說經多中此弊漢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爲明章極盛之時不如武宣昌明之代也

經學中衰時代

經學盛於漢漢亡而經學衰桓靈之間黨禍兩見志士仁人多填牢戶文人學士亦扞文網固已士氣頹喪而儒風寂寥矣鄭君康成以博聞彊記之才兼高節卓行之美著書滿家從學盈萬當時莫不仰望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自來經師未有若鄭君之盛者也然而木鐸行教卒入河海而逃蘭陵傳經無救焚坑之禍鄭學雖盛而漢學終衰三國志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則風俗之流弊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

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魚豢序見三國志注令人閱之悚然夫以兩漢經學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則文明豈可恃乎

范蔚宗論鄭君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蓋以漢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者莫知所從鄭君兼通今古文溝合為一於是經生皆從鄭氏不必更求各家鄭學之盛在此漢學之衰亦在此鄭君傳云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厤又著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鄭注諸經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費氏古文爻辰出費氏

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邱易又亡無以攷其同異注尚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是鄭注書兼采今古文也箋詩以毛爲主而間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謂己意實本三家是鄭箋詩兼采今古文也注儀禮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是鄭注儀禮兼采今古文也周禮古文無今文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論注論語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云魯讀某爲某今從古是鄭注論語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經多今文說嚴可均有輯本

所謂鄭學盛而漢學衰者漢經學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說遠有師承劉歆𠡠通古文衞宏賈逵馬融許愼等推衍其說已與今學分門角立矣然今學守今學門戶古學守古學門戶今學以

古學爲變亂師法古學以今學爲黨同妒眞相攻若甞不相混合杜鄭賈馬注周禮左傳不用今說何休注公羊傳亦不引周禮一字許愼五經異義分今文說古文說甚晰若盡如此分別則傳至後世今古文不雜廁開卷可瞭然矣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其傳曰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厤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案京氏易公羊春秋爲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爲古文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爲一見當時兩家相攻擊意欲參合其學自成一家之言雖以古學爲宗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見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衆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邱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

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重以鼎足分爭經籍道息漢學衰廢不能盡咎鄭君而鄭采今古文不復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攷則亦不能無失故經學至鄭君一變

事有不可一概論者非通觀古今不能定也毛詩左傳乃漢時不立學之書而後世不可少鄭君為漢儒敗壞家法之學（本李兆洛說）而後世尤不可無漢時詩有魯齊韓三家春秋有公穀二傳毛詩左傳不立學無害且不立學而三家二傳更不至淆雜也漢後三家盡亡二傳殆絕若無毛詩左傳學者治詩春秋更無所憑依矣鄭君雜糅今古使顓門學盡亡然顓門學既亡又賴鄭注得略攷見今古之學若無鄭注學者欲治漢學更無從措手矣此功過得失

互見而不可概論者也鄭君徒黨徧天下即經學論可謂小統一時代傳云齊魯間宗之非但齊魯間宗之傳列郗慮等五人鄭志鄭記有趙商等十六人三國志姜維傳云好鄭氏學不知其何所受昭烈帝嘗自言周旋鄭康成間盖鄭君避地徐州時昭烈爲徐州牧嘗以師禮事之然則蜀漢君臣亦鄭學支裔矣有與鄭君同時而學不盡同者荀爽虞翻並作易注荀用費易虞用孟易今略存於李鼎祚集解中虞嘗駮鄭尚書注又以鄭易注爲不得王粲亦駮鄭而其說不傳有覩鄭稍後而學不盡同者王弼易注盡埽象數雖亦用費易而說解不同故李鼎祚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何晏論語集解雖采鄭注而不盡主鄭若王肅尤顯與爲敵者

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

氏賈逵馬融皆古文學乃鄭學所自出肅善賈馬而不好鄭殆以賈馬專主古文而鄭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肅之學亦兼通今古文肅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王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嘗習今文而又治賈馬古文學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不知漢學重在顓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還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復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尤甚焉僞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以互相證明託於孔子及孔氏子孫使其徒孔衍爲之證不思史漢皆云安國早卒不云有所撰述僞作三書已與史漢不合矣而家語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爲定論不思漢儒

議禮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可據依故石渠虎觀天子稱制臨決若有孔子明文可據羣言淆亂折諸聖何安用此紛紛爲哉肅作聖證論以譏短鄭君蓋自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其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適自發其作僞之覆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王肅所作是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不出於聖人矣孫志祖家語疏證已明著其僞

兩漢經學極盛而前漢末出一劉歆後漢末生一王肅爲經學之大蠹歆楚元王之後其父向極言劉氏王氏不並立歆黨王莽篡漢於漢爲不忠於父爲不孝肅父朗漢會稽太守爲孫策虜復歸曹操爲魏三公肅女適司馬昭黨司馬氏篡魏但早死不見篡事耳二人黨附篡逆何足以知聖經而歆㪍立古文諸經汩亂今文

師法肅僞作孔氏諸書並鄭氏學亦爲所亂歆之學行於王莽肅以晉武帝爲其外孫其學行於晉初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立學官晉初郊廟之禮皆王肅說不用鄭義其時孔晁孫毓等申王駁鄭孫炎馬昭等又主鄭攻王斷斷於鄭王兩家之是非而兩漢顓門無復過問重以永嘉之亂易亡梁邱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孟京費易亦無傳人公穀雖在若亡晉元帝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時以爲穀梁膚淺不足立王敦之難復不果行晉所立博士無一爲漢十四博士所傳者而今文之師法遂絕

世傳十三經注除孝經爲唐明皇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鄭君箋毛詩注周禮儀禮禮記何休注公羊傳趙岐注孟子凡六經皆漢人注孔安國尚書傳王肅僞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凡三經皆魏人注杜預左傳集解范甯穀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凡三經皆晉人注以注而論魏晉似不讓漢人矣而魏晉人注卒不能及漢者孔傳多同王肅孔疏已有此疑宋吳棫與朱子及近人閻若璩惠棟歷詆其失以爲僞作丁晏尚書餘論攷定其書實出王肅據晉書荀崧傳崧疏稱武帝時置博士已有孔氏是晉初已立學永嘉之亂亡失東晉時梅頤復獻之非梅頤僞作也王弼何晏祖尚元虛范甯常論其罪浮於桀紂王弼易注空談名理與漢儒樸實說經不似故宋趙師秀云輔嗣易行無漢學何晏論語集解合包周之僞論孔馬之古論而雜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僞

書如孰謂鄭人之于知禮乎孔注鄭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不自稱幾世祖此大可疑者丁晏謂孔注亦王肅僞作杜預左傳集解多據前人說解而沒其名後人疑其杜撰諒闇短喪倡爲邪說釋例於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一條亟揚其波鄭伯射王中肩之類曲爲出脫焦循論預背父黨篡之罪謂爲司馬氏飾其注多傷名教不可爲訓范甯穀梁集解雖存穀梁舊說而不專主一家序於三傳皆加詆諆宋人謂其最公此與宋人門徑合耳若漢時三傳各守顓門未有兼采三傳者也郭璞爾雅注亦沒前人說解之名余蕭客謂爲攘善無恥此皆魏晉人所注經準以漢人著述體例大有逕庭不止商周之判埶一壞於三國之分鼎再壞於五胡之亂華雖緒論略傳而宗風已墜矣

## 經學分立時代

自劉石十六國并入北魏與南朝對立爲南北朝分立時代而其時說經者亦有南學北學之分此經學之又一變也北史儒林傳序曰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案南北學派北史數言盡之夫學出於一則人知依歸道紛於歧則反致眩惑鄭君生當漢末未雜元虛之習僞撰之書箋注流傳完全無缺欲治漢學舍鄭莫由北學易書詩禮皆宗鄭氏左傳則服子愼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子愼見於世說新語是鄭服之學本是一家宗服卽宗鄭學出於一也南學則尙王輔嗣之元虛孔安國之僞撰杜元凱之臆解此數家與鄭學枘鑿亦與漢儒背馳乃使涇渭混流薰蕕同器以致後世不得見鄭學之完全並

不得存漢學之什一豈非談空空覈元元者階之厲乎南方元學不行於北魏李業興對梁武帝云少爲書生止習五典素不元學何敢仰酬此北重經學不雜元學之明證南學之可稱者惟晉宋間諸儒善說禮服宋初雷次宗最著與鄭君齊名有雷鄭之稱當崇尚老莊之時而說禮謹嚴引證詳實有漢石渠虎觀遺風此則後世所不逮也其說略見於杜佑通典

北史又云漢世鄭氏並爲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案漢儒經注當時存者止此三家河北大行可謂知所宗尚而據北史河洛主服氏左傳外不聞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穀梁多不措意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劉蘭且排毀公羊則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實錄公羊傳何氏解詁疏二十八卷唐志不載

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而徐彥亦不知何代人近人王鳴盛謂卽北史之徐遵明以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洪頤煊引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爲梁齊間舊帙無疑姚範云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間乎據此二說則以爲徐遵明不爲無見惟據北史遵明傳鄭易尚書三禮服氏春秋不聞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傳公羊學者則謂彥卽遵明尚在疑似之間公羊疏設問荅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荅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荅其書在隋並亡或卽徐疏所引王愆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見書泰誓疏引兩漢人無此說亦未可據

北史又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蓋唐初人重

南輕北故定從南學而其實不然說經貴約簡不貴深蕪自是定論但所謂約簡者必如漢人之持大體玩經文口授微言篤守師說乃爲至約而至精也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尙腴侈雕蟲之餘技如皇侃之論語義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爲駢儷之文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此南朝經疏之僅存於今者卽此可見一時風尙江藩以其得自日本疑爲足利贋鼎不知此等文字非六朝以後人所能爲也禮記疏本皇熊二家熊安生北學皇侃南學孔穎達以爲熊違經多引外義釋經唯聚難義此正所謂北學深蕪者又以皇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以熊比皇皇氏勝矣此則皇氏比熊爲勝正所謂南人約簡者而郊特牲疏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

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此又孔穎達之所謂繁廣者說禮本宜詳實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禮記視論語義疏爲遠勝矣南史皇侃傳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今論語義佚而復存禮記義略見孔疏

南史儒林傳序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允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

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敦獎未遑稍置學官成業蓋寡案南朝以文學自矜而不重經術宋齊及陳皆無足觀惟梁武起自諸生知崇經術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並見升寵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蓋崇儒之效而晚惑釋氏尋遘亂亡故南學仍未大昌姚方興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於大航頭梁武時爲博士議駁有漢宣章二帝稱制臨決之風而至今流傳僞中之僞是又梁武所不料也

北史儒林傳序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才

砥尙儒術天安初詔立鄉學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劉芳李彪諸人以經術進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閒横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周文受命雅重經典明皇纂歷敦尙學埶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徵沈重於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案北朝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變舊風尊崇儒術考其實效亦未必優於蕭梁而北學反勝於南者由於北人俗尙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故能專宗鄭服不爲僞孔王杜所惑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焦循曰正始以後人尙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

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尙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爲盛

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此孔廣森以爲經學萬古不廢歷南北朝之大亂異端雖熾聖教不絕也而南北諸儒抱殘守缺其功亦未可沒焉夫漢學重在明經唐學重在疏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絕續之交諸儒倡爲義疏之學有功於後世甚大南如崔靈恩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沈文阿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禮記義戚袞禮記義張譏周易尙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王元規春秋孝經義記北如劉獻之三禮大義徐遵明春秋義章李鉉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沈重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

生周禮禮記義疏孝經義皆見南北史儒林傳今自皇熊二家見采於禮記疏外其餘書皆亡佚然淵源有自唐人五經之疏未必無本於諸家者論先河後海之義亦豈可忘篳路藍縷之功乎北史又云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元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景裕傳權會郭茂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熊安生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

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愼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案史言北學極明晰而北學之折入於南者亦間見焉青齊之間多講王輔嗣易杜元凱左傳蓋青齊居南北之中故魏晉經師之書先自南傳於北北學以徐遵明爲最優擇術最正鄭注周易尚書三禮服注春秋皆遵明所傳惟毛詩出劉獻之耳其後則劉焯劉炫爲優而崇信僞書擇術不若遵明之正得費甝義疏傳僞孔古文實始於二劉二劉皆北人乃傳南人費甝之學此北學折入於南之一證蓋至隋而經學分立時代變爲統一時代矣

經學統一時代

學術隨世運爲轉移亦不盡隨世運爲轉移隋平陳而天下統一南北之學亦歸統一此隨世運爲轉移者也天下統一南幷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學反幷於南此不隨世運爲轉移者也北史儒林傳序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彫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世鑽仰所製諸經

議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風漸墜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案史於隋一代經學盛衰及南北學統一說皆明晰而北學所以幷入於南之故尙未瞭然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經本樸學非顓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正如王褒入關貴游並學褒書趙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知好尙難反亦改習褒書庾信歸周羣公碑志多出其手信有韓陵一片石可共語餘皆驢鳴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輕北之證北方經學折入於南亦猶是也

經學統一之後有南學無北學南學北學以所學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當南北朝時南學亦有北人北學亦有南人如崔靈恩本北人而歸南沈重本南人而歸北及隋幷陳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皆以南人見重於煬帝南方書籍如費甝義疏之類亦流入於北方人情旣厭故喜新學術又以華勝樸當時北人之於南學有如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矣隋書經籍志於易云梁陳鄭元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於書云梁陳所講有鄭孔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於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僞孔王杜之盛行鄭服之浸微皆在隋時故天下統一之後經學亦統一而北學從此絕矣隋之二劉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詩書皆本二劉而孔穎達書疏序云焯乃組織經

文穿鑿孔穴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義既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據孔氏說是二劉以北人而染南習變樸實說經之體蹈華腴害骨之譏蓋爲風氣所轉移不得不俯從時尚也

唐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穎達既卒博士馬嘉運駁其所定義疏之失有詔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詔諸臣復攷證之就加增損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夫漢帝稱制臨決尚未定爲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經學之又一變也其所定五經疏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論者責其朱紫無

別眞贗莫分唐初編定諸儒誠不得辭其咎而據隋經籍志鄭注易書服注左氏在隋已浸微將絕則在唐初已成廣陵散矣北學旣幷於南人情各安所習諸儒之棄彼取此蓋亦因一時之好尙定一代之規模猶之唐行詩賦本煬帝科舉之遺明用時文沿元人經疑之式名爲新義實襲舊文尙書舜典疏云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廢之呂刑疏云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以唐人而稱大隋此沿襲二劉之明證是則作奏雖工葛龔之名未去建國有制節度之榜猶存疏失可嗤不能爲諸儒解矣

議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案著書之例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爲病讖緯多存古義原本今文雜引釋經亦非巨謬惟彼此互異學者莫知所從旣失刊定之規殊乖統一之義卽如讖緯之說經疏並

引而詩禮從鄭則以爲是書不從鄭又以爲非究竟讖緯爲是爲非矛盾不已甚歟官修之書不滿人意以其雜出衆手未能自成一家唐修晉書大爲子元呵詆梁撰通史未見一字留遺正義奉敕監修正中此弊穎達入唐年已耄老豈盡逐條親閱不過總攬大綱諸儒分治一經各取一書以爲底本名爲創定實屬因仍書成而穎達居其功論定而穎達尸其過究之功過非一人所獨擅義疏並非諸儒所能爲也其時同修正義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尚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標題孔穎達一人之名者以年輩在先名位獨重耳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困學紀聞云故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

之詳實其說亦未盡然正義者就傳注而爲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異易主王弼本屬淸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元義多浮誕正義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於虛浮以王注本不摭實也書主僞孔亦多空詮孔傳河北不行正義專取二劉序又各言其失由僞傳本無足徵也詩禮周禮皆主鄭氏義本詳實名物度數疏解亦明故於諸經正義爲最優朱子分別次序極當竊謂周禮是一代之制猶不如禮記可以通行學術治術無所不包王制一篇體大物博與孟子公羊多合用其書可以治天下比之周禮尤爲簡明治注疏者當從此始左氏傳朱子所未言者案左氏正義雖詳亦略盡棄賈服舊解專宗杜氏一家劉炫規杜多中杜失乃駮劉申杜強爲飾說嘗讀正義恠其首尾橫決以爲必有譌脫攷各本皆如是疑莫能釋後見

劉文淇左傳舊疏攷證乃知劉炫規杜先申杜而後加規正義乃翦截其文以劉之申杜者列於後而反以駁劉又不審其文義以致不相承接首尾橫決職此之由易書之疏閒亦類此特未若左傳疏之甚耳劉文淇謂唐人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議也劉毓崧又作周易尚書舊疏考正唐人義疏其可議者誠不少矣而學者當古籍淪亡之後欲存漢學於萬一窺鄭君之藩籬舍是書無徵焉是又功過互見未可概論者也前乎唐人義疏經學家所寶貴者有陸德明經典釋文經典釋文亦是南學其書創始於陳後主元年成書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書主僞孔左主杜氏爲唐人義疏之先聲中引北音止一再見序錄於王曉周禮音註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北方大儒如徐遵明未嘗一引陸本南人未通北學固無怪也與義疏同時並出者唐初又有定本

出顏師古五經疏嘗引之師古爲顏之推後人之推本南人晚歸北其作家訓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爲是師古定本從南蓋本家訓之說而家訓有不盡是者如詩興雲祁祁家訓以爲當作興雨詩正義即據定本作興雨以或作興雲爲誤不知古本作興雲漢無極山碑可證毛詩亦當與三家同古無虛實兩讀之分下云雨我公田若上句又作興雨則文義重複家訓據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不知班氏是合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爲一句班作漢書食貨志引詩正作興雲尤可證也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取士天下奉爲圭臬唐至宋初數百年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矣故論經學爲統一最久時代

唐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合爲九經取士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爲中經周易尚書儀禮穀梁爲小經以經文多少分大中

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開元十六年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絕廢請量加優獎據此二說則唐之盛時諸經已多束閣蓋大經左氏文多於禮記故多習禮記不習左氏中小經周禮儀禮公羊穀梁難於易書詩故多習易書詩不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此所以四經殆絕也唐帖經課試之法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通專攷記誦而不求其義故明經不爲世重而偏重進士宋初因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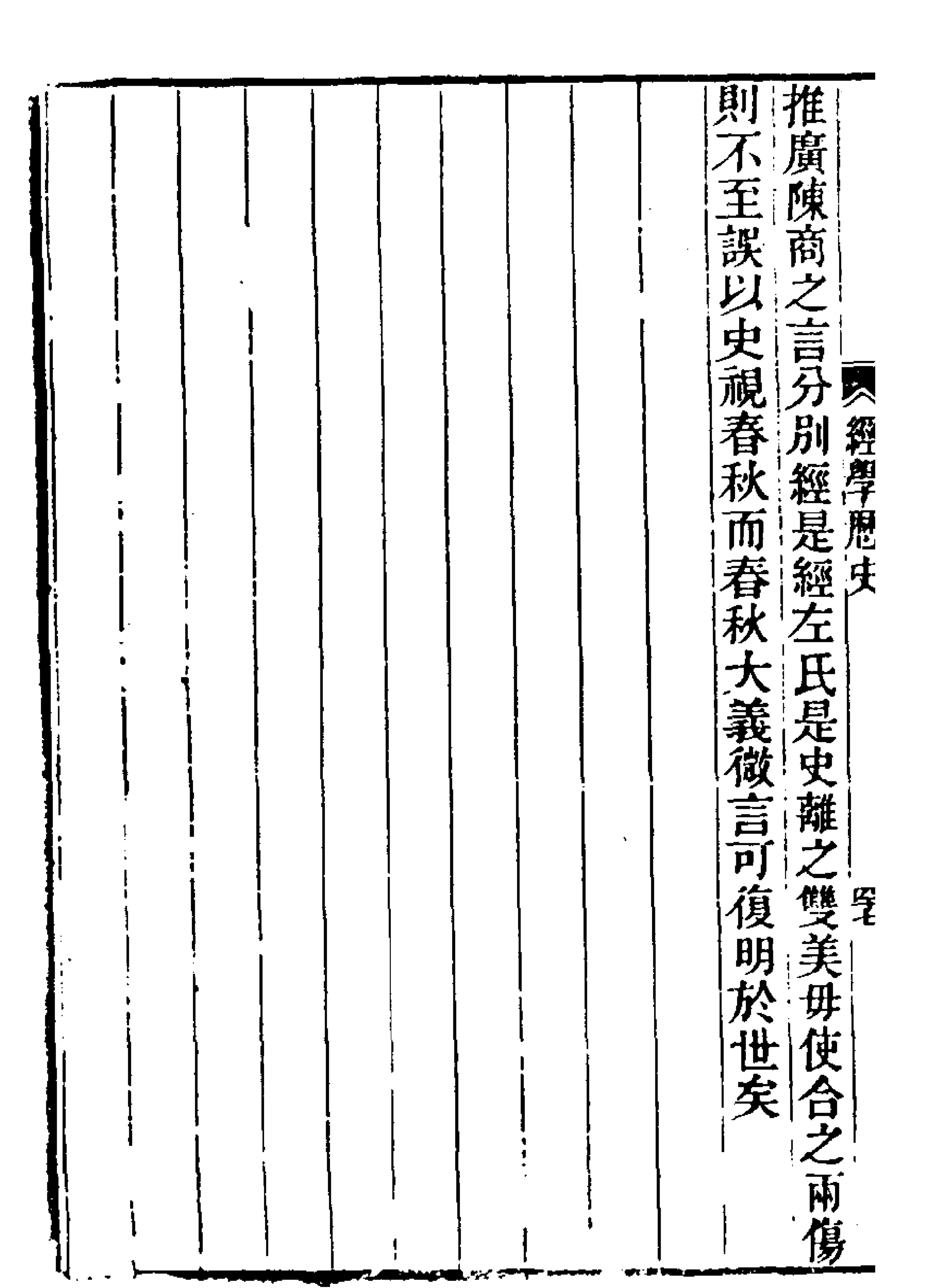
明經之法王安石改用墨義是爲空衍義理之始元明經義時文之濫觴

漢熹平刊石經之後越五百餘年而有唐開成石經此一代之盛舉羣經之遺則也惟唐不重經術故以文宗右文之主鄭覃以經術位宰相而所刊石經不滿人意史臣以爲名儒不窺當時並無名儒窺不窺無足論而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爲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爲近古雖校刊不盡善豈無佳處足證今本之譌脫者顧炎武攷監本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可據以補此開成石經有功經學之一證也顧又攷出唐石經誤字甚夥實不盡屬開成原刻一經乾符之修造再經後梁之補刊三經北宋之添註四經堯惠之謬作其中誤字未可盡咎唐人精審而詳究之亦治經之一助也唐人經說

傳今世者惟陸淳本啖助趙匡之說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謂左氏六國時人非論語之邱明雜采諸書多不可信公穀口授子夏所傳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此等議論頗能發前人所未發惟三傳自古各自爲說無兼采三傳以成一書者是開通學之途背顓門之法矣史徵周易口訣成伯璵毛詩指說韓李論語筆解皆寥寥短篇無關閎旨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義後人得以窺漢易之大略攷荀虞之宗旨賴有此書

唐人經學有未可抹摋者說郛令狐澄大中遺事云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

思夫子所以爲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
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
宛章有所未一孫光憲北夢瑣言亦載此說案自漢後公羊廢擱
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爲聖經甚且執杜解爲傳義不但春秋一
經汩亂已久而左氏之傳受誣亦多孔疏於經傳不合者不云傳
誤反云經誤劉知幾史通詆毀聖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
經左氏是史經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據事直書無特立
褒貶之義體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爲一又無解於經傳參差
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陳商在唐時無經學
之名乃能分別夫子是經邱明是史謂杜元凱參貫二義非是可
謂千古卓識謂左傳非扶助聖言卽博士云左氏不傳春秋之意
也非緣飾經旨卽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之說也治春秋者誠能





推廣陳商之言分別經是經左氏是史離之雙美毋使合之兩傷則不至誤以史視春秋而春秋大義微言可復明於世矣

## 經學變古時代

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宋王旦作試官題爲當仁不讓於師不取賈邊解師爲衆之新說可見宋初篤實之風乃不久而風氣遂變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厤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據王應麟說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厤始一大變也七經小傳劉敞作三經新義王安石作或謂新義多勦敞說元祐諸公排斥王學而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司馬光論風俗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

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陸游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厤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案宋儒撥棄傳注遂不難於議經排繫辭謂歐陽修毀周禮謂修與蘇軾蘇轍疑孟子謂李覯司馬光譏書謂蘇軾黜詩序謂晁說之此皆慶厤及慶厤稍後人可見其時風氣實然亦不獨咎劉敞王安石矣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傳而至田何又三傳爲施讎孟喜梁邱賀此易之正傳也京房受易於焦延壽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多言卦氣占驗此易之別傳也鄭注言爻辰虞注言納甲不過各明一義本旨不盡在此鄭與荀爽皆費氏易惟虞翻言家傳孟氏而注引參同契又言夢道士使吞三爻則間本於道家王弼亦費氏易而旨

近老氏則亦涉道家矣然諸儒雖近道家或用術數猶未嘗篤其說於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陳摶乃本太乙下行九宮之法作先天後天之圖託伏羲文王之說而加之孔子之上三傳得邵子而其說益昌邵子精數學亦易之別傳非必得於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數其識甚卓易傳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爲最純正朱子以程子不言數乃取河洛九圖冠於所作本義之首於是宋元明言易者開卷卽說先天後天不知圖是點畫書是文字故漢人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宋人所傳河圖洛書皆黑白點子是止可稱圖不可稱書而乾南坤北之位是乾爲君而北面朝其臣此皆百喙不能解者是以先天後天說易者皆無足觀

尚書傳自伏生今存大傳而洪範五行傳專言祥異則書之別傳也太史公當武帝立歐陽尚書之時所引尚書必歐陽說與伏傳

多脗合大小夏侯出始小異古文說出乃大不同今攷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五經疏引馬鄭遺說如六卿六宗廣地萬里服十二章之類多援周禮以解唐虞夫周禮即屬周公手定之書亦不可强堯舜下從成周之制是古文說已不可信矣僞孔傳出王肅雜采今古與馬鄭互有得失諸儒去古未遠雖間易其制度未嘗變亂其事實也至宋儒乃以義理懸斷數千年以前之事實謂文王不稱王戡黎是武王武王但伐紂不觀兵周公惟攝政未代王無解於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文乃以爲武王封康叔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後是留後治洛並與古說不合攷之詩書皆言文王受命伏傳史記皆言文王稱王以戡黎爲文王事非武王事武王旣可伐紂何以必不可觀兵伏傳言周公居攝史記言周公踐位又言武王時康叔幼未得封左氏傳祝鮀明言周公

封康叔鮀以衛人說衛事豈猶有誤史記言君奭作於周公居攝時非留召公又言周公老於豐薨於豐未嘗留後治洛唐置節度留後古無此官名皆變亂事實之甚者孔傳何無此說故孔傳雖僞猶愈於蔡傳也疑孔傳始於宋吳棫朱子繼之謂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間人作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朱子所疑眞千古卓識蔡傳不從師說殆因其序以傳心爲說傳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著其僞乎閻若璩作古文疏證攻僞書僞傳毛奇齡爲古文作寃詞人多是閻非毛實亦未可概論閻攻僞書僞傳極精而據蔡傳則誤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實而一從孔傳此則毛是而閻非者學者當分別觀之

詩魯齊韓三家藝文志以爲魯最近之齊詩五際六情獨傳異義

則詩之別傳也韓詩唐時尚存惜無傳人而亡毛傳孤行鄭箋間采魯韓自漢以後說詩皆宗毛鄭宋歐陽修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蘇轍詩傳始以毛序不可盡信止存其首句而刪去其餘南宋鄭樵詩傳辨妄始專攻毛鄭而極詆小序當時周孚已反攻鄭樵朱子早年說詩亦主毛鄭呂祖謙讀詩記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說也後見鄭樵之書乃將大小序別爲一編而辨之名詩序辨說其集傳亦不主毛鄭以鄭衛爲淫詩且爲淫人自言同時陳傅良已疑之謂以城闕爲偷期之所彤管爲淫奔之具竊所未安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尤詳謂夫子嘗刪詩取關雎樂而不淫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爲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猶存之不刪又引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而不問被譏乃知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

公之說也是朱子詩集傳宋人已疑之而朱子作白鹿洞賦引靑衿傷學校語門人疑之而問朱子荅以序亦不可廢是朱子作集傳不過自成一家之言非欲後人盡廢古說而從之也王柏乃用其說而刪詩豈朱子之意哉

春秋公羊穀梁漢後已成絕學左氏傳事不傳義後人專書左氏於春秋一經多不得其解王安石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而廢之後世以此詬病安石安石荅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葢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據尹氏說安石本不欲廢春秋者然不信三傳則春秋已廢矣若以春秋爲斷爛朝報則非特安石有是言專執左氏爲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是春秋如朝報矣不信公穀家日月裦貶之例而概以爲闕文是春秋如朝

報之斷爛者矣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顓門皆沿唐人啖趙陸一派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皆其著者以劉敞為最優胡安國為最顯元明用胡傳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詆之太過而胡傳卒廢平心而論胡氏春秋大義本孟子一字褒貶本公穀皆不得謂其非而求之過深務出公穀兩家之外鍛鍊太刻多存託諷時事之心其書奏御經筵原可藉以納約但尊王攘夷雖春秋大義而王非唯諾趨伏之可尊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胡傳首戒權臣習蓺祖懲艾黃袍之非啟高宗猜疑諸將之意王夫之謂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經之不明也崔子方春秋本例以日月為本在宋儒中獨能推明公穀而所作經解並糾三傳未能專主一家朱子云春秋義例不能自信於心故未

豈敢措一辭此朱子矜慎之處亦由未能專信公穀故義例無所依據也

三禮本是實學非可空言故南北學分而三禮皆從鄭注王肅說異而皆在鄭注範圍之中宋時三禮之學講習亦盛王安石周禮取士後有王昭禹易祓葉時皆可觀儀禮有李如圭集釋釋宮張湻識誤並實事求是之學禮記衞湜集說一百六十卷宋撫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陳祥道之禮書一百五十卷貫通經傳晁公武陳振孫服其精博竊謂祥道之書博則有之精則未也宋人治經務反漢人之說以禮而論如謂郊禘是一有五人帝無五天帝魏王肅之說也禘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趙匡之說也此等處前人已有疑義宋人遂據以詆漢儒三代之禮久亡漢人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古時宮室制度至漢當有存者如周

之靈臺漢時猶在非後人臆說所能奪也若古禮之不宜於今者郊禘一歲屢行天子難於親出宗廟四代迭毀人情必疑不安後世天則每歲一郊祖則同堂異室此皆不必強執古禮亦不必以古禮爲非宋人盡反先儒一切武斷改古人之事實以就我之義理變三代之典禮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爲必然者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十七篇爲主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之僅成家鄉邦國王朝禮喪祭二禮未就而朱子歿黃榦續成之其書甚便學者爲江永禮經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所自出

宋人不信注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已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爲訓者也世譏鄭康成好改字不知鄭箋改毛多本魯韓之說尋其依據猶可徵驗注禮記用盧馬之本當如盧植

所云發起紕繆注云某當爲某亦必確有憑依周禮故書不同儀禮今古文異一從一改卽以齊古考魯論之意儀禮之喪服傳禮記之玉藻樂記雖明知爲錯簡但存其說於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說經如此其愼豈有擅改經字者乎唐魏徵作類禮改易禮記次序張說駮之不行猶得謹嚴之意乃至宋而風氣大變朱子注論語不删重出之章與其進也三句不鈎轉其文但存其說於注注詩爰其適歸云家語作奚而不改爲奚據古本上帝甚蹈云國語作神而不改爲神體例猶未失也獨於大學移其文又補其傳孝經分經傳又删經文未免宋人習氣而移大學先有二程子删孝經云本胡侍郎汪端明則未可盡爲朱子咎若王柏作書疑將尙書任意增删詩疑删鄭衞風雅頌亦任意改易可謂無忌憚矣

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經學至斯

可云一阨他如俞廷椿復古編割裂五官以補冬官吳澄禮記纂言將四十九篇顛倒割裂私竄古籍使無完膚宋元明人說經之書若此者多而實宋人爲之俑始

## 經學積衰時代

唐宋明經取士猶是漢人之遺而唐不及漢宋又不及唐者何也漢以經術造士上自公卿下逮掾吏莫不通經其進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賢良對策若射策中科止補文學掌故博士弟子員非高選也唐之帖經猶漢之射策其學既淺而視之又不重所重視者詩賦之辭時務之策皆非經術援經義對策者僅一劉蕡引春秋正始之文發宦侍無君之隱以直言論固屬朝陽之鳳以經義論亦同獨角之麟而唐不能用此其所以不及漢也宋仁宗始復明經科神宗變帖經爲墨義帖經之記誦固實非數年不爲功墨義之文字蹈空卽一時可猝辦唐時帖括全寫注疏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德輿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宋用墨義正如權德輿所料又

專用王氏新學不遵古義蘇軾以爲黃茅白葦徐禧言竊襲人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其所以並不及唐也且宋以後非獨科舉文字蹈空而已說經之書亦多空衍義理橫發議論與漢唐注疏全異朱子荅人問胡安定云尋常亦不滿於胡說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說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荅策相似夫以胡安國春秋傳後世須之學官用以取士者猶不免與時文荅策相似皆由科舉之習深入人心不可滌除故論經學宋以後爲積衰時代

科舉取士之文而用經義則必務求新異以歆動試官用科舉經義之法而成說經之書則必創爲新奇以煽惑後學經學宜述古而不宜標新以經學文字取人人必標新以別異於古一代之風氣成於一時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愼也元明之經義本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墨義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爲之而安石自撰

周禮義使雱撰詩書義名爲三經新義頒行天下夫旣名爲新義則明教人棄古說以從其新說陳後山談叢言荆公新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是安石立法不善當時已自悔其失而其書至南宋始廢趙鼎謂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謂安石使學者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南宋雖廢新義而仍用其墨義之法朱子謂經義甚害事分明是侮聖人之言詩賦卻無害朱子豈不知經義取士優於詩賦而其言如是則當時經義爲經之蠹可知元人因之而制爲四書五經疑明初用四書疑後乃改四書五經義其破承原起之法本於元王充耘書義矜式又本於呂惠卿王雱之墨義名爲明經取士實爲荒經蔑古之最明時所謂經學不過蒙存淺達之流卽自成一書者亦如顧

炎武云明人之書無非盜竊宏治以後經解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而已其見於　四庫存目者新奇謬戾不可究詰五經掃地至此而極

宋人說經之書傳於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爲盛而以爲衰者唐人猶守古義而宋人多矜新義也唐人經說傳世絕少此亦有故攷唐書經籍志唐人自爲之書二萬八千餘卷五經義說著於錄者凡數十種則亦未爲尠矣而今所傳不及什一由於其時刊本未出傳鈔不易一遇兵燹蕩爲煨燼世傳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後什八九此非特唐人所著之書爲然亦非特唐人所著經說爲然也又自宋末元明專用宋儒之書取士注疏且束高閣何論注疏之外於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於兵燹者盡亡於宋以後所以唐人經說傳世寥寥宋則刊刻已行流傳甚易宜其

存多佚少今所傳宋人文集說部皆十倍於唐人非止經說是未可以經說之多寡判唐宋之優劣也五代極亂之時忽開文明之象如鋟木一事實爲藝林之珍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有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後之書所以多傳於今日也

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於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於是朱學行數百年懿彼兩賢師法百禩其巍然爲一代大宗者非特以學術之閎通實由制行之高卓也以經學論鄭學朱學皆可謂小統一時代鄭學統一惟北學爲然所謂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若南學則兼用僞孔王杜而不盡宗鄭服是猶未得爲統一也朱學統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時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元兵下江漢得趙復朱子之

書始傳於北姚樞許衡竇默劉因等翕然從之於是元仁宗延祐定科舉法易用朱子本義書用蔡沈集傳詩用朱子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惟禮記猶用鄭注是則可謂小統一矣尤可異者隋平陳而南幷於北經學乃北反幷於南元平宋而南幷於北經學亦北反幷於南論兵力之强北常勝南論學力之盛南乃勝北隋元前後遙遙一轍是豈優勝劣敗之理然歟抑報復循環之道如是歟

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劉敞王安石諸儒其先皆嘗潛心注疏故能辨其得失朱子論疏稱周禮而下易書非於諸疏功力甚深何能斷得如此確鑿宋儒學有根柢故雖撥棄古義猶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而於注疏所得甚淺如熊朋來五經說於古義古音多所抵牾是元不及宋也

明人又株守元人之書於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憑臆說楊愼作僞欺人豐坊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以行世而世莫能辨是明又不及元也顧炎武論書傳會選云其傳中用古人姓名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出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其論明之不及宋元可謂深切元明人之經說惟元趙汸春秋屬詞義例頗明孔廣森治公羊其源出於趙汸明梅鷟尙書攷異辨古文之僞多中肯綮閻若璩惠棟之先皆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

明永樂十二年敕胡廣等修五經大全頒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經正義後越八百餘年而再見者也乃所修之書大爲

人姍笑顧炎武謂春秋大全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詩經大全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取已成之書鈔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經學之廢實自此始　四庫提要更加攷定謂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眞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書餖飣成編書傳大全亦勦襲陳櫟尙書集傳纂疏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禮記大全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而以陳澔集說爲主澔書之列於學官自此書始案官修之書多勦舊說唐修正義已不免此惟唐所因者六朝舊籍故該洽猶可觀明所因者元人遺書故謭陋爲尤甚此五經正義至今不得不鑽研五經大全入後遂盡遭唾棄也元以宋儒之書取士禮記猶存鄭注明並此而去之使學者全不覩古義而代以陳澔之空疏固陋經義攷所目爲兔園冊子者故經學

至明爲極衰時代而剝極生復貞下起元至　國朝經學昌明乃

再盛而駸駸復古

經學復盛時代

經學自兩漢後越千餘年至　國朝而復盛兩漢經學所以盛者
由其上能尊崇經學稽古右文故也　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
康熙五十四年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康熙六十年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乾隆二十年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經部列首分爲十類夫漢帝稱制臨決未及著爲成書唐宗御注孝經不聞徧通六蓺今鴻篇鉅製照耀寰區頒行學官開示蒙昧發周孔之蘊持漢宋之平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後推崇實學以矯空疏宜乎漢學重興唐宋莫逮乾隆五十八年
詔刊十三經於太學依開成石經參以善本多所訂正嘉慶八年復 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尤爲一代盛典足以別黑白而定一尊

凡事有近因有遠因經學所以衰而復盛者一則明用時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閻若璩謂不

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回風氣幡然一變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皆負絕人之姿爲舉世不爲之學於是毛奇齡閻若璩等接踵繼起攷訂校勘愈推愈密斯爲近因一則朱子在宋儒中學最篤實元明崇尚朱學未盡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輕議漢儒又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後以宋孝宗崩寧宗應承重而無明據未能折服異議及讀儀禮疏鄭荅趙商問父有廢疾而爲其祖服制三年斬乃大佩服謂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誠未有斷決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蓋因乎此惜書未成而歿元明乃專取其中年未定之說取士士子樂其簡易而元本不重儒科舉不常行明亦不尊經科舉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實非朱子

之過也朱子能遵古義故從朱學者如黃震許謙金履祥王應麟諸儒皆有根柢王應麟輯三家詩與鄭易注開　國朝輯古佚書之派王顧黃三大儒皆嘗潛心朱學而加以擴充開　國初漢宋兼采之派斯爲遠因聖人之經本如日月光景常新有此二因而又恭逢　右文之朝宜其由衰而復盛矣

由衰復盛非一朝可至由近復古非一蹴能幾　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後人論之爲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江藩作漢學師承記以爲黎洲亭林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眞知灼見者乃以黃顧二公附於冊後竊謂如江氏說　國初諸儒無一眞知灼見者矣豈獨黃顧二公師承記首列閻若璩江氏必以閻爲眞知灼見耶

閻氏之功在攷定古文之僞而其疏證信蔡傳臆造之事實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說詩以王柏詩疑爲然謂鄭衞爲可刪乃誤沿宋學顯背漢儒者江刻於黃顧而寬於閻是並閻氏之書未之攷也當時如胡渭易圖明辨能闢圖書之謬而洪範升攻漢儒陳啓源毛詩稽古編能駁宋以申毛而經說間談佛教萬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禮多信宋而疑漢其不染宋學者惟毛奇齡而毛務與朱子立異朱子疑僞孔古文而毛以僞孔爲可信朱子信儀禮而毛以儀禮爲可疑此則朱是而毛非者雖由門戶之見未融實以途徑之開未久也此等處宜分別觀之諒其求實學之苦心勿遽責以守顓門之絕業

雍乾以後古書漸出經義大明惠戴諸儒爲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幟矣惠周惕子士奇孫棟三世傳經棟所造尤邃著周

易述古文尚書攷春秋補注九經古義等書論者擬之漢儒在何
劭公服子愼之間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云六經宗孔孟百行法
程朱是惠氏之學未嘗薄宋儒也戴震著毛鄭詩考正考工記圖
孟子字義疏證儀禮正誤爾雅文字考兼通歷算聲韻其學本出
江永稱永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永嘗注朱子近思錄所
著禮經綱目亦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義疏
證雖與朱子說經牴牾亦只是爭辨一理字毛鄭詩考正嘗采朱
子說段玉裁受學於震議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學云或
謂漢人言小學謂六書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當漢人
之小學一蓺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段以極精小學之人
而不以漢人小學薄朱子小學是江戴段之學未嘗薄宋儒也宋
儒之經說雖不合於古義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於古人且其析

理之精多有獨得之處故惠江戴段爲漢學幟志皆不敢將宋儒抹摋學求心得勿爭門戶若分門戶必啟詬爭江藩作 國朝漢學師承記焦循貽書諍之謂當改 國朝經學師承記立名較爲渾融江藩不從方東樹遂作漢學商兌以反攻漢學平心而論江氏不脫門戶之見未免小疵方氏純以私意肆其謾罵詆及黃震與顧炎武名爲揚宋抑漢實則歸心禪學與其所著書林揚觶皆陽儒陰釋不可爲訓

國朝經師能紹承漢學者有二事一曰傳家法如惠氏祖孫父子江戴段師弟無論矣惠棟弟子有余蕭客江聲聲有孫沅弟子有顧廣圻江藩藩又受學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皆嘗執經於惠棟錢大昕有弟大昭從子塘坫東垣繹侗段玉裁有壻龔麗正外孫自珍金榜師江永王念孫師戴震傳子引之孔廣森亦師戴

震具見漢學師承記他如陽湖莊氏公羊之學傳於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壽祺今文尚書三家詩之學傳子喬樅皆淵源有自者一曰守顓門阮元云張惠言之虞氏易孔廣森之公羊春秋皆孤家專學也阮氏所舉二家之外如王鳴盛尚書後案專主鄭義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專攷今文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毛氏傳疏專宗毛詩迮鶴壽齊詩翼奉學發明齊詩陳喬樅三家詩遺說攷兼攷魯齊韓詩凌曙孔廣森劉逢祿皆宗公羊陳立義疏尤備柳興宗穀梁大義述許桂林穀梁釋例皆主穀梁鍾文烝補注尤備周官有沈彤祿田考王鳴盛軍賦說戴震考工記圖儀禮有胡匡衷釋官胡培翬正義論語有宋翔鳳說義劉寶楠正義孟子有焦循正義爾雅有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皆卓然成家者家法顓門後漢已絕至 國朝

乃能尋墜緒而繼宗風傳家法則有本原守顓門則無淆雜名家指不勝屈今姑舉其犖犖大者

國朝經師有功於後學者有三事一曰輯佚書兩漢今文家說亡於魏晉古文家鄭之易馬鄭之書賈服之春秋亡於唐宋以後宋王應麟輯三家詩鄭氏易注雖蒐采未備古書之亡而復存者實爲首庸至 國朝而此學極盛惠棟敎弟子親授體例分輯古書余蕭客古經解鉤沈采唐以前遺說略備王謨漢魏遺書鈔章宗源玉函山房叢書輯漢魏六朝經說尤多孫星衍輯馬鄭尚書注李貽德述左傳賈服注陳壽祺喬樅父子攷今文尚書三家詩其餘間見諸家叢書抱闕守殘得窺崖略有功後學者此其一一曰精校勘校勘之學始於顏氏家訓匡謬正俗等書至宋有三劉宋祁之校史宋元說部間存校訂然未極精審說經亦非顓門 國

朝多以此名家戴震盧文弨丁杰顧廣圻尤精此學阮元十三經
校勘記爲經學之淵海餘亦間見諸家叢書刊誤訂譌具析疑滯
有功後學者又其一　一曰通小學古人之語言文字與今之語言
文字異漢儒去古未遠且多齊魯間人其說經有長言短言之分
讀爲讀若之例唐人已不甚講宋以後更不辨故其解經如冥行
擿埴又如郢書燕說雖可治國而郢人之意不如是也小學兼聲
音故訓宋吳棫明陳第講求古音猶多疏失顧炎武音學五書始
返於古江戴段孔益加闡明是爲音韻之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昌明許愼之書同時有嚴可均鈕樹玉桂馥後有王筠苗夔諸人
益加闡明是爲音韻兼文字之學經師多通訓詁叚借亦即在音
韻文字之中而經學訓詁以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爲最精郝
懿行次之是爲訓詁之學有功於後學者又其一

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爲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爲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尟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爲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穀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是爲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學者不特知漢宋之別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門徑大開榛蕪盡闢論經學於今日當覺其易而不患其難矣乃自新學出而薄視舊學遂有燒經之說聖人作經以教萬世固無可燒之理而學之簡明者有用繁雜者無用則不可以不辨漢藝文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簡明有用之學也

又曰後世便辭巧說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此繁雜無用之學也今欲簡明有用當如漢志所云存大體玩經文而已如易主張惠言虞氏義參以焦循易章句通解諸書書主伏傳史記輔以兩漢今文家說詩主魯齊韓三家遺說參以毛傳鄭箋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陳立之書治左氏者主賈服遺說參以杜解三禮主鄭注孔賈疏先攷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於今者細碎者姑置之後儒臆說概屏勿觀則專治一經固屬易事兼通各經亦非甚難能攷其源流而不迷於途徑本漢人治經之法求漢人致用之方如禹貢治河洪範察變之類兩漢人才之盛必有復見於今日者何至疑聖經爲無用而以孔教爲可廢哉

皇清經解續 皇清經解二書於 國朝諸家蒐輯大備惟卷帙繁富幾有累世莫殫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實亦無幾一知半

解可置不閱今之治經者欲求簡易惟有人治一經經主一家其餘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經更可從緩漢注古奧唐疏繁複初學先看注疏人必畏難當以近人經說先之如前所列諸書急宜研究或猶以爲陳義太高無從入手則書先看孫星衍今古文注疏詩先看陳奐毛氏傳疏亦可但能略通大義確守古說即已不愧顓門之學此古之治經者所以重家法而貴顓門也　國朝諸儒有承家法而守顓門者亦有無家法而非顓門者今主一家當取其有家法與顓門者主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具列家法顓門甚詳其成書在乾嘉之間故後出者未著於錄嘉道後治今文說者師承記皆不載　皇清經解亦未收其書書具見於續經解中故續經解更切要於前經解也學者誠能於經學源流正變研究一過即知今之經學無論今文古文專學通學　國朝經師莫不著

有成說津逮後人以視前人之茫無途徑者實爲事半功倍益以
瞭然於心目則擇從甚易不至費日力而增葛藤惟西漢今文近
始發明猶有待於後人之推闡者有志之士其更加之意乎
四庫提要經部總敘曰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
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字
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
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陸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
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
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吳澄攷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援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
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原注如論語集注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卽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爲非之類主持太過

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　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原注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案二千年經學升降得失提要以數十言包括無遺又各以一字斷之所謂拘者兩漢之學也雜者魏晉至唐及宋初之學也悍者宋慶歷後至南宋之學也黨者宋末至元之學也肆者明末王學也瑣者　國朝漢學也提要之作當惠戴講漢學專宗許鄭之時其繁稱博引間有如漢人三萬言說若稽古者若嘉道以後講求今文大義微言並不失之於瑣學者可以擇所從矣